每日論語　悟道法師主講　（第一三三集）　2019/4/4　香港　檔名：WD20-037-0133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雍也第六」，「雍也篇」第一章。

【子曰。雍也可使南面。仲弓問子桑伯子。子曰。可也。簡。仲弓曰。居敬而行簡。以臨其民。不亦可乎。居簡而行簡。無乃大簡乎。子曰。雍之言然。】

「吾為你們講《集釋》，很複雜。我們提倡《論語》，如今略有推動了。《論語集釋》，這一部書自漢朝到清代的注解都有收集」，《論語集釋》收集從漢朝到清朝每一個朝代的注解，把它收集在一起，所以叫《集釋》。那注解就很多了，注解當中有好有壞。「好壞你們不知道」，雪廬老人給大家講，我們現代人看到這些注解，哪個注解好，哪個注解不好，這個注解有對的、有錯的，我們不知道。「必須有相當學問才能明辨」，這個要有相當高深的學問才能明瞭，辨別好壞。「因為必須懂才能辨別好壞。」就是要懂，不懂他就沒有辦法辨別了。「國家十年前，為了禮貌運動，曾經印過一次《論語》的注解，是今人所編的」，國家也曾經印過一次《論語注解》，那是現代人所編的。「程氏若處在今日，也不會收集今人的注解。」《論語集釋》這個收集的人，他不會收現代人的注解。因為現代人注解，注解偏差錯誤的太多了。「民國以後，尤其是五四運動以後的注解更不可看，多為名利，糟蹋好好的文化。」這是雪廬老人很慈悲給我們指點，我們看《論語》的注解，就是民國五四運動以前的可以看，五四運動以後的注解更不可以看，多是為名為利，把好好的文化糟蹋掉了。「看古注頭痛，但是心不痛。」看古代注解看不懂頭很痛，但是心不痛；看到現在的注解亂注一

通，那是心痛，好像看懂了，但是都注錯了。

「吾沒有講前，你光是看《集釋》，他為什麼要如此注？用意在哪裡？再聽吾講，研究吾為什麼要如此講？自己心中有印象，增加力量，這樣才是你自己的。要常求自己學問的獨立。朝聞道有把握，則夕死可矣。」雪廬老人勸大家，他還沒有講《論語》之前你先看《集釋》，《集釋》裡面收集的，比如說一章書裡面《集釋》各種注解，各種注解為什麼要這樣注？用意在哪裡？看了《集釋》，然後再聽雪廬老人他講；聽了他講，再研究雪廬老人為什麼要這樣講（如此講）？這樣做個對照，自己心中印象就深刻了，會增加我們學習、深入《論語》這個力量，這樣才是自己的學問。所以雪廬老人鼓勵大家要自己能獨立做學問。

「這一章原來是兩章，宋人合為一章，這是宋儒的毛病。」這裡又是舉出宋朝的大儒跟宋以前的就不一樣了，原來以前是兩章，他把它合成一章，這個也是毛病。「後來有五四運動的災難，胡適造的罪很大。日本的明治維新，走上霸道的路，後來挨原子彈，但是沒有亡國，因為日本尊重孔子，沒有破壞文化。中國雖然沒有挨原子彈，卻逃難到台灣，五四運動時拆廟破壞中國文化，所以有今日的地步。《中庸》云，善、不善，必先知之。」這一段雪廬老人給我們講，我們民國時期有五四運動的災難，當時胡適他造的罪業很大，後來到台灣來了。他造罪業破壞中國傳統文化，這個罪過造得很大。但是現代人顛倒，還給他紀念，還讚歎。舉出日本明治維新，他也有改革，但是他走上霸道的路，不是走王道，後來挨了原子彈，但是沒有亡國，因為日本人他還尊重孔子，沒有破壞中國這個文化。中國雖然沒有挨原子彈，卻逃難到台灣，這個因果就是五四運動造的。五四運動那個時候拆廟，破壞中國文化，才會有今天的地步。所以雪廬老人舉出《中庸》云，善、不善，看他造的因善

不善，那就必定會先知道後面的結果好不好。

『子曰：雍也可使南面。』「雍，冉雍，字仲弓。南面，普通是指王者、諸侯的稱呼。例如佞從前不是僅有壞的意思，而是指口才好，後來才沿用為壞人的稱呼。從前國家的機關、廟宇都是坐北朝南，因為我們在北半球看影子而知道時辰，像立竿見影一般。大小機關，凡從政的人，都是坐北朝南。人道敏政，政治是維持社會必要的條件，所以南面泛指能辦政治的人，仲弓雍容大雅，辦政治不只是能力而已，還須要雍容，臨之以莊則敬」。

「這句不一定是當著仲弓的面說」，不一定是當他的面前講的，「宋儒多事，以為孔子是當著面對仲弓說。」這個又是宋儒他自己想的。

『仲弓問子桑伯子。子曰：可也，簡。』「仲弓問子桑伯子。子曰：可也，簡。為什麼孔子說可以？因為簡。」簡單。「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，都是政簡刑輕」，政治條例簡單明了、不複雜，刑罰很輕。「若是太複雜，人們不懂得，容易犯罪」，不是故意的，太多了，不知道，所以就容易犯罪了；簡單那就不會，大家都知道。「法律不崇尚重罰，大罪才要重罰。如果政簡，很少人會犯上作亂。」政策簡單明了，就很少人會犯錯；太複雜容易犯錯，因為不知道，太多了。「從前以教育為根本，不教而用等於是殺人。所以孔子云，這個人辦事簡單明了，可以為政。」

「學佛講究大開圓解，要七方面講得透闢，吾今只說一面，一來是時間不允許，再來是為初學只可說一面，說二種就不懂了，雖然簡單也必須圓講」。

『仲弓曰：居敬而行簡，以臨其民，不亦可乎，居簡而行簡，無乃大簡乎！子曰：雍之言然。』「仲弓又說：居敬而行簡，一就自己來說，一就推動政治於人來說。」一方面是對自己來講，一方

面是從推動政治來講的。「要是自己辦事，要敬，推行出去使大家辦，要簡。敬，辦事不苟且，敬事而信，比如上課按鐘點上下課，替人辦事，辦到十分就是敬。應辦的事，一絲一釐不許錯這就是敬。自己敬事一絲不苟且，又不錯，對百姓時，一領導百姓就能上道，這樣不是很好嗎？若自己辦事簡單，推行也簡單，那太簡了，過猶不及。」所以自己辦事要仔細，推行、推出去要簡單，這樣才不會超過或不及。「孔子說：這樣講是對的」。

「子桑伯子，唐以前古注，釋文引《鄭注》：子桑，秦大夫。《皇疏》引虞喜云：《說苑》曰：孔子見伯子，從前人見客都必須衣冠整齊，有公事、有功名要穿官服，一般穿長袍，可以借穿，這是禮。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，孔子沒有說話，孔子的弟子說話了：夫子為什麼要見這個人呢？曰：其質美而無文，這個人本質好，外表的禮儀略有簡陋」，我們現在話講，比較不修邊幅，那些小細節他就比較不重視。「我與他見面，想引導他學禮儀。」孔子就是希望他能學禮儀。「孔子離去後，子桑伯子的門人也不悅地說：您為什麼要見孔子？曰：其質美而文繁，吾欲說而去其文。故曰：文質修者謂之君子，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，子桑伯子易野，欲同人道於牛馬。欲同人道於牛馬，《孔子家語》沒有這句文，而《集注》誤以為是孔子說的。這句話是出自《說苑》而不是《家語》，是劉向所說，不是夫子之言。」這句話不是《孔子家語》的，不是孔子講的，那是劉向講的。「宋儒妄作聰明，孔子沒有罵人，若相信這句話（是孔子講的），那孔子可以罵人，我們為什麼不可以？」所以這裡雪廬老人特別給我們舉出來，這句話不是孔子講的。

「吾說這個意思，要知道道聽而塗說，德之棄也。不可一知半解就去為人說，人之患在好為人師」，我們人有一個憂患的地方就是喜歡做人家的老師，自己也沒真懂就想做人的老師，這個叫好為

人師，這個是人的大患。「你們必須謹慎，總之要勿妄言、勿輕信。」這個勸我們自己要謹慎，總之不要隨便講，也不要輕易相信人家妄言、亂講的。「吾講一段，都要預備多少工夫。」雪廬老人講一段經書，他預備很多工夫，各種考證、深入、對照、研究，工夫花得很多。所以我們現在讀到雪廬老人講的，我們聽起來講得簡單，但是他花了很多工夫。我們要從這裡深深體會。

「發明，自己去看，對你們有益處。」發明，它的義理請我們自己去看，對我們都有利益。

好，這一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